



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生于吉林省四平市。一九六四年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民间文学》编辑部任编辑。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三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儿童文学编辑和《当代》杂志编辑。一九八三年重返民间文艺界，曾任《民间文学》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民间文学论坛》杂志主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秘书长，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论文多篇。

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EVENING GLOW" LIBRARY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贺嘉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EVENING GLOW" LIBRARY

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

贺嘉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 / 贺嘉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7

ISBN 978 - 7 - 80240 - 389 - 5

I. 民… II. 贺… III. ①民间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②儿童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7.7 - 53
I207.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1305 号

书 名	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
著 者	贺 嘉
责任编辑	杜丽萍
平面制作	杨 超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组委会

组委会主任：胡振民

副主任：覃志刚 李 牧

组委会委员：冯 远 杨志今 廖 奔 白庚胜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编委会

编委会主编：白庚胜

编委会副主编：赵克忠 谷福海

编委会委员：董 伟 康健民 徐沛东 吴长江

姜 昆 冯双白 罗 扬 李前光

赵长青 林 建 黎 鸣 夏朝华

夏 潮 董耀鹏 黄文娟 刘漪艳

郑会林 徐宝玉 宋建民 艾 东

胡子光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办公室

编委会办公室主任：谷福海

前 言

这是一本关于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文集，是我多年来在这两个方面学习的一点心得。

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就像“同一棵树上开放出来的不同花朵”。在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儿歌、笑话等，从来就是孩子们的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民间文学的诸多前辈，他们的研究工作，也往往是先从关注童谣、童话等开始的。儿童文学作家也离不开民间文学，他们有的通过各种方式收集、采录一些民间文学作品，经过精心加工和再创作，使其成为不同年龄孩子的读物。也有的作家善于吸取民间文学的精华，创作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甚至成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如洪汛涛的《神笔马良》、葛翠林的《野葡萄》等。

为了培养祖国新一代少年儿童的民族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民间文学工作者和儿童文学作家努力将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更加完美地结合。

民间文学不同于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也不同于民间文学。儿童文学是作家文学，是专业或业余作家的个人创作。民间文学从它的“原创”到它的传承，都是集体参与的。正如钟敬文先生所指出的，“有些作品，一开始就是集体参加的。但是更多的，也更经常的，却是在她已经成为‘初坯’之后，在不断地传唱或讲述的过程中，受到无数的唱述者的加工、琢磨。在这种加工、琢磨中，不但渗入那些唱述者的思想和艺术才能，也包括那些听众所反应的情趣在内。这一点，与那种主要属于个人的一般专业作家的作品，是很不同的。”^① 所以，民间文学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集体性。然

^① 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而，我们也不能忽略在民间文学传承中，每一位个体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那些受到群众欢迎的讲故事能手和民间歌谣、史诗、长歌的演唱者，他们对民间文学作品的超常记忆，能引人入胜、百听不厌的讲述和演唱，自然而富有风趣的表演，以及善于融进个人的经历、情感、爱憎和祈望，不但深深打动了听众，也丰富了民间文学作品的内容，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人们尊称这些“故事篓子”为民间故事讲述家。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民间文艺界特别重视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发现与研究。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根据裴永镇发现并采录的朝鲜族女民间故事讲述家金德顺讲述的民间故事出版了《金德顺故事集》，乌丙安先生专门撰文予以评介。《金德顺故事集》的出版，引起了民间文艺界的关注。《民间文学》杂志开辟了“民间故事家和民间故事家讲述的故事”专栏，首篇便发表了金德顺讲述的故事以及关于金德顺的评介文章。之后这一专栏发表了湖北发现的刘德培老人和他讲述的故事等。《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和中国故事学会以及一些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都先后召开了关于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研讨会。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保护工程。这三套“集成”的编纂严格按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进行，在普查和编选中，特别注意对重点故事家、歌手等传承人的发现及其有关资料的保护。《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在各省（市、自治区）卷本末还附有故事讲述家的简明介绍，并为305位能讲成百上千篇故事的讲述家专门立传，简要介绍他们的基本情况、人生经历、故事传承方式和谱系，以及他们讲述、表演的特点和代表性作品篇目。有的省、市和地区还将本地著名故事讲述家讲述的作品结集出版。辽宁省新民市在民间文学集成普查中发现了能讲千则故事的讲述家谭振山老人，2006年“谭振山民间故事”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重要传承人的发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这是我国民间文艺界在新时期对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本集中几篇关于民间故事讲述家以及编纂民间文学集成的文章，便是作者在相关工作中的体会和浅见。

几十年来，我默默耕耘在民间文艺这块园地里。钟敬文先生曾嘱我要做“默默无闻”的人，我努力在实践。我爱民间文艺事业，我爱孩子，我总想把二者结合起来，去做点事情，所以我把这本文集称之为《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这些不成熟之作，企求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贺 嘉

2009年2月



前 言	1
尊重民间故事讲述家	1
加强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发掘和研究	
——从《金德顺故事集》谈起	5
关于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研究方法	10
论民间文学的非正统性	18
新故事的时代精神与口头性	23
新故事与新故事讲述活动	27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是一项宏伟的文化工程	44
钟敬文与民间文学集成	50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普查与耿村故事家群的发掘	57
观音的传说	65
他的歌声飘荡在侗乡	
——访侗族琵琶歌师吴永勋	73
水乡里的故事家	
——余杭考察散记	77
中日人生仪礼习俗比较	82
关于汉族民间童话	149
民间文学在儿童文学中的广泛运用	153
儿童文学概说	171
在探索中前进的儿童文学	177
儿童特点与“童心论”	182
儿童文学创作的新成就	
——从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说起	187
坚持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194
儿童文学应当处理好的两个关系	200
儿童小说家的责任	205

塑造新时期少年儿童的形象	211
略谈儿童小说的民族特色	214
提高儿童小说创作质量的几点想法	222
评论要讲真话	233
新时期儿童中长篇小说的崛起	238
罗辰生的儿童小说	250
以革命英雄主义激励新一代	
——从《刑场上的婚礼》谈传记文学	256
由平至奇 平中见奇	
——读邱勋的《三色圆珠笔》	267
王安忆的儿童小说	272
值得注意的“警报”	
——读罗先明的《报警记》	276
大海永远是迷人的宝库	
——儿童冒险小说《小航海家》	281
一篇具有民族风格的童话	
——读《神笔马良》	289
让现代人进入童话	
——读包蕾的《车马炮》	293
后 记	297

尊重民间故事讲述家

民间故事是在劳动人民的讲述中形成和不断发展变异的。一篇精美的民间故事往往都是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了千百个讲述者的加工和再创造。因此，这些优秀的作品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更融汇着那些被人们称为“故事讲述家”、“故事大王”的卓越的艺术才能。民间故事讲述家不但是民族文化遗产的出色的收藏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是充满着艺术个性的再创造者。民间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无疑与民间故事讲述家以及民间歌手、民间艺术演唱家等的劳动分不开的。有经验的民间故事搜集者深深懂得，在采风时，如果能够发现一个讲得数量多质量好的故事能手、一个“故事篓子”，对于掌握该地的民间故事蕴藏的全貌，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有人说，找到了一个“故事篓子”，采录的工作基本成功一半，看来是不无道理的。

民间故事讲述家不仅是民间文学的传承者和再创造者，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今天，他们与其他民间文艺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广大民间故事讲述家长期生活在群众之中，他们通过自己娴熟的技艺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不断地发挥着民间文学的艺术魅力，培养着每一个听众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恩格斯语）。民间故事讲述家受到群众的欢迎，赢得群众的尊重。

近年来，许多民间故事讲述家由于他们在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遗产上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评价，他们得到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一大批讲述家成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或其他地方分会的会员，著名的民间故事讲述家刘德培、金德顺、傅英仁等都先后被当地有关部门授予“故事家”的光荣称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蔚然而成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中，民间故事讲述家以及其他民间艺术家也都受到了重视 and 爱护。

他们正在运用自己的艺术才能，为发展我国民间文学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作出贡献。

当然，我们还不能不看到，由于过去极左思想的影响，以及我们工作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对于作为普通劳动群众一员的民间故事讲述家，还没有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个别地区或单位，甚至还把一些民间故事讲述家当成了精神污染的制造者。故事家们虽然“满篓”的故事，为了避免再戴上政治帽子，却守口如瓶。有些故事讲述家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应有的地位，他们个人生活和经济收入也缺乏足够的保障。特别是有的故事家已经年迈体衰，如果不给他们创造一定的条件，抓紧对他们全面采录，那真有“人亡歌息”的危险。因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民间文学工作者和全社会都应像重视知识分子、重视人才一样，尊重我们的民间故事讲述家和一切民间文艺家。

尊重民间故事讲述家，首先要在政治上关心他们。要彻底肃清“左”的思想影响，把那些受到群众真正欢迎的民间故事讲述家的活动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和挖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对民间讲述家进行普查工作的基础上，对那些优秀的故事家要给予适当的奖励，提高他们的政治待遇。现在有的地区建立了授予“故事家”或“故事员”称号的制度，我们希望更多的地方单位也能开展这项工作。授予称号，也要实事求是，有名有实。开过表彰会，还要跟上相应的措施。总之，我们要调动故事讲述家们的积极因素，鼓励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用那些健康有益的民间文学作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尊重民间故事讲述家，还要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上予以多方面的关照。对那些失去体力劳动能力和生活确有困难者，当地的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应同有关部门积极协商，为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民间文学工作者既要抓紧对民间故事家的采录工作，也要注意他们的生活，保护他们应得的经济利益。裴永镇同志在对朝鲜族故事家金德顺进行采录时，他发现老人身体不佳，行动不便，就把老人家背到自己的家里，像亲人一样关照，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尊重民间故事讲述家，对于民间文学工作者来讲，其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对故事家所讲述的故事进行忠实记录和慎重整理。在采录中，我们虽不是一字不动（事实上也难以办到），但为了保持民间文学作品的原貌，采录时，要尽量运用现代化的工具，最好进行录音、录像。即使是笔录或追记，也不要对记录稿进行任意删改。作为文学读物，对某些原始记录进行适当加工和润色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民间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反对那种按照整理者或报刊编辑的个人意愿，进行大删大改，甚至改头换面，移花接木。这样做不仅有失作品的科学价值，也是对民间故事家不尊重的表现。更有甚者为了使作品能够发表，自己胡编乱造了一篇东西，而且还随意编造“讲述人”。这种做法更是民间文学工作所不足取的。忠实记录、慎重整理是我们进行民间文学采录工作的原则，也体现了我们对民间文学创造者劳动的尊重。

尊重民间故事讲述家，我们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者和编辑、出版部门就要保护他们的版权和经济上的合法权益。有的搜集整理者在发表作品时忽略署上讲述者的名字，甚至有人将从讲述者口中记录的故事稍加改动，就变成了自己个人的作品公开发表。这些都容易挫伤讲述者的积极性。民间文学的专业性报刊，要求来稿者要注明作品的讲述者以及提供关于讲述者的有关情况，这不仅有利于对作品的科学研究，也应看作是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尊重。民间文学作品的整理者除了在作品发表时，应注明主要素材的提供者，还应当依据素材提供者的贡献大小，向其支付适当报酬。最近文化部出版局已明文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和其他民间传统作品发表时，整理者应在前言或后记中说明主要素材（包括口头材料和书面材料）提供者，并向其支付报酬，支付总额为整理者所得报酬的30%—40%。”这一规定充分反映了民间文学艺术和一切民间传统作品的自身规律，得到了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和民间艺术家的欢迎。我们相信，这一规定将会大大调动民间故事讲述家和其他民间艺术家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我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我们希望所有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者和出版、编辑部门，都来按此规定，尊重和保护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劳动。

人才是宝中之宝。优秀的民间故事讲述家、民间歌手、民间艺术演唱家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人才，也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让我们大家都来尊重我们的“国宝”。

（原载《民间文学》1985年第7期）

加强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发掘和研究

——从《金德顺故事集》谈起

由裴永镇同志整理的我国朝鲜族民间故事讲述家《金德顺故事集》已经出版两年多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德顺故事集》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的关于一个民间故事讲述家的个人专集。两年来，这部专集在广大读者中，特别是在民间文学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同时，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金德顺故事集》的出版，不仅丰富了我国民间故事宝库，而且也促进我们对于我国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发掘和研究。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近几年，全国已有十几家以发表民间故事为主的民间文学报刊，还出版了各种类型的民间故事集。我们不仅有像《中国民间故事选》、《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选》等这些全国性的故事集，也有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准备将我国55个少数民族，基本上各编一卷，现在正陆续出版。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各种不同题材的选本以及搜集家的选本。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我国民间故事浩瀚的蕴藏量和采录工作的丰硕成果。

随着采录工作的开展，特别是进行村落普查时，一些有经验的搜集家们深知，如果发掘了一个讲故事能手、一个“故事篓子”，不仅基本上掌握了该地故事蕴藏的全貌，而且还可以弄清有关故事的传承路线和源流。因此，在采录中，那些才华出众的民间故事传承者便引起搜集家们特殊的兴趣，大家把他们誉为民间故事讲述家。金德顺老人就是他们中较有影响的一位。此外，如四川康定县的七尖初老人（藏族）、理县的黑尔甲（藏族），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张宝田（汉族），山东临沂地区的王玉兰、尹宝兰，河南南阳地区的邱海观、桐柏山区的曹衍玉，湖南湘西的廖家斌（苗族），湖北的刘德

培，新疆伊犁的艾沙木·库尔班（维吾尔族），黑龙江的傅英仁（满族），吉林延边的黄龟渊（朝鲜族），辽宁的李马氏（满族）、佟凤乙（满族）等，这些故事家每个人都能讲出成百甚至上千则生动有趣的民间故事，除大家熟知的金德顺、刘德培、傅英仁这些巨型讲述家外，像吉林朝鲜族故事讲述家黄龟渊，他能讲出三百多则朝鲜族故事和七十多则汉族故事。有的地区，不仅有一二位巨型故事讲述家，而且形成一个讲述家群。据湖北的王作栋同志讲，他在搜集刘德培老人的故事时，就发现在刘德培的周围，起码有五个甚至还多的能讲百则以上的故事讲述家。

我国的地域大，民族多，每个地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各种档次的民间故事讲述家。过去，我们在采录中，往往注意去搜寻作品，而对讲述家进行发掘以及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搜集和科学地整理还不够，所以，我们现在还难于掌握我国故事讲述家比较准确的统计数字。倘若对我国民间故事讲述家进行一次普查，其结果将是十分可观的。

民间故事讲述家都是些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虽然有人在本地也小有名气，但他们却不被更多人所知。然而，他们的价值却是难以估量的。他们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收藏者，也是重要的传承人。他们像乌金一样，深深地贮藏在劳动群众丰厚的艺术土壤里。他们凭着自己对于民间文艺强烈的热爱和卓越的记忆力，在自发的传承中发挥着创造才能。民间故事讲述家为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实，他们本身也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此，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发掘，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民间文学工作的开展和提高民间文学工作者的社会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常说“采风掘宝”，这个“宝”，应当更全面理解为既包含民间文学作品，也包含民间歌手、故事讲述家等民间文学的传承人。我们在采风中要善于发掘那些具有一定文学和科学价值的作品，也要注意去发掘各类档次的歌手、故事讲述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有影响的故事讲述家大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其中有的老人如金德顺、尹宝兰，都已达八九十岁的高龄。这些信息提醒我们，发掘民间故事讲述家工作不但重要，

也十分迫切。如果我们不能抓紧进行，很可能出现“人亡故事息”的情况，这将对我们的事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所以，我们呼吁民间文学工作者、民间故事搜集家们，大家要重视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发掘。现在对这一工作更为有利的条件是，各地区正在为编辑三套《集成》而进行普查。我们认为，普查民间歌谣、故事同发掘歌手和讲述家是相辅相成的，应当把普查工作同对歌手、故事讲述家的发掘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编辑三套《集成》的过程，一定会推出一大批像金德顺这样的故事讲述家，而这些优秀故事讲述家的出现，也一定会推动民间故事的普查工作，使我们采录的作品更近于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

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大量发掘，又要求我们的研究工作紧紧跟上。

过去我们对民间故事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故事类型、流变等方面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常常把民间故事当作一种资料，来为其它学科的研究服务，即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角度来研究民间故事。但是新的信息告诉我们，目前，国外学者们在民间故事的研究上开始注意和研究民间故事的本身、讲述家以及讲述家本人的因素对作品的直接影响。这个转移对于我国民间故事的研究工作也很有启示。

民间故事同其它民间文学样式一样，它的创作和流传都具有鲜明的集体性。因此，我们把集体性作为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民间故事的集体性是针对作品创作和流传的整体过程而言，这并不意味着民间故事是由几个人一下子共同编创或讲述的。即使是在原始社会，大家的创作都适应于民族和部落的需要，而没有什么个人创作的特点，但仍然存在着个人创作（当然，这种个人创作并不能完成整个创作过程）。原始人讲述故事时，主要是讲述者对狩猎冒险活动的回忆和经验传授，以及对扑朔迷离的自然现象的神奇解释。对于每一个讲述者来说，他的每一次讲述，实际上也是一次个人创作。在原始人的这种讲述活动中不可能每个讲述者都会引起听受者同样的兴趣，而那些使更多听受者感兴趣的讲述内容，便自然地在原始人中间流传。所以，格罗塞在他的《艺术的起源》一书里，称这些有才能的讲述者为“原始故事家”。如果说在原始社会个人创作还不

足以显示民间文学个人创作的特色，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劳动人民文化意识的不断提高，讲述者个人因素对民间故事的发展和流传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因此，民间故事的研究工作，要在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基础上，加强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研究。

民间故事讲述家把自身的个性带进所传承的艺术作品中去，使那些具有传统类型情节和结构的作品，显示出千姿百态的风格和诱人的魅力，引起听受者的兴味。同时，讲述家个人的因素也影响着作品的变异、发展和传播。金德顺和傅英仁同是 80 年代的两位老人，由于他们的性别不同、个人的文化素养和经历不同，他们传承的故事类型、风格以及传播特点也各不相同。金德顺作为一个女性故事家，她的故事类型以家传故事居多，具有母性传承人的特征。而男性故事家傅英仁，他的故事类型有广泛的社会性，仅他讲的神话故事，就包括创世、人类起源、洪水等解释自然的神话，以及英雄神话、社会神话等，这些神话类型在金德顺、尹宝兰的故事中就不多见。傅英仁在他讲述的故事里，能够把满族群众跳萨满的环境和动作，讲得绘声绘色，使听受者如临其境，这和傅英仁从小受萨满教熏陶，而且他自己就跳过萨满是分不开的。刘德培在故事中常常讲到瓦，他有一则故事讲到瓦可以当钟敲；但是敲瓦的用力要适度：轻了敲不响，重了就敲碎。这种对瓦的性能的深刻理解，正是由于刘德培个人当过瓦匠的缘故。此外，故事讲述家所处的自然、社会、家庭条件以及讲述技巧等也都与作品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切都为我们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令人感兴趣的领域和课题。

当然，我们强调民间故事中个人创作劳动的影响，不能因此而否认民间文学集体性的基本特征。民间故事传承中的个人创作同作家的个人创作不同，任何故事讲述家个人的创作，总不能脱离民间创作的传统范围。如果过分夸大个人在传统口头文学中的作用，势必混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界限。

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发掘和研究，早已为我国民间文学工作者所注目。但是，把讲述家作为民间故事传播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多能性的环节来考察，把讲述家作为主体和研究对象来开展我们的采录和研究工作，这还是一个新的课题。目前，对金德顺、傅英仁、刘